

自馬到青天倦亦飛

——管窺周夢蝶先生的詩境

陳玲玲

弁言

27

一向患有「自我過敏症」的詩人周夢蝶先生，去年九月中被筆者逮住，誘逼他追溯創作「孤獨國」、「還魂草」時的心境和背景，並對其內容和詩觀作一

番剖析。在「金太陽」七個晚上（六至九時）的口述猶不足，繼而又在他所寄居的達鴻茶莊之倉庫（前武漢旅社）的小閣樓上，焚膏繼晷，幾忘寢食。由口耳到筆墨，由切磋到琢磨，這近百日以來，筆者加之於夢蝶先生的，無疑是一座煉獄；正如他借用俄國短篇小說家契珂夫來形容自己的兩句話：『嫌惡的，第二

次，檢討自己的生命！」

無可諱言，這篇文章是極「斯芬克斯」的，閃爍於論述和小傳的兩個焦點之間，這是才拙的筆者所難於控制、難於照應周全的地方。因此秉筆時，誠恐誠惶的心情，是在所難免的了。

聽夢蝶先生用「三量」——現量、比量、非量——概述他的詩觀，是一件新鮮的見識。雖然這兒所謂「三量」，與佛家不盡相同，但若用來作為開啓夢蝶，以及其他詩人作品的鑰匙，我想，有時候，還是有其助益的。

在平時，吾人看事物，往往會受到感情的、思想的、社會倫理以及風俗習慣等等的影響。這些都是由「分別心」滋生出來的「偏計所執」。而在分別心尚未萌發之前一刹那，如明鏡當胸，纖塵不立，即是現量境界；粗淺的說，叫做「第一印象」。茲以「朝陽下」第一段為例：

給永夜封埋着的天門開了

新奇簇擁我

我有亞當第一次驚喜的瞪目

「永夜」是黑漆漆的，尚無是非好醜之別；「新奇」乃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；「亞當」是上帝以外第一個人，故無分別心，第一次張開眼來，看到什麼，便是什麼。我們「假定」這就是所謂「現量境界」，或相似於現量境界。能不能「證入」或「悟入」此種境界，與能否成為一個優異的詩人，具有決定性的因素。梁啟超受佛教思想影響而著的「慧觀」，便是對此種境界的嚮往與讚歎。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盲點。

現量境界是絕對的，經驗的，不可思議的；而「比量」，則屬於相對，且帶有很頑固偏頗的主觀色彩。嚴格的說，古往今來，純粹粹粹切合現量境界的詩，是沒有的。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古代的，像李白的「靜夜思」，陳子昂的「登幽州臺歌」，黃巢「詠雪」的打油詩；近代的，像夏菁：『每到秋天，所有的楓葉都想起了我們。』像葉珊：『你的眼是西半球，翩跹的西半球。』以及吳望堯「創作論」的末二行：『我背泰山而立，有風雲起自腦後。』……像這一類直

抒胸臆，不假雕琢，或工巧而不失自然的作品，我們不可以借來作爲現量境界的詩底代替品呢？我不知道。真的，我不知道。

要證入或悟入現量境界，最低的要求，要能破「我執」。你能破多少，就能證多少。破得越多越好。

我們絕大多數人，都在善惡啦，利害啦，恩怨啦等等紛歧複雜千差萬別的「比量境界」裏打轉。因此而引發出來的所謂文史科哲等種種文化學術思想，自亦不能例外。

有沒有另一種人，他的精神境界，既不屬於比量，又不同於現量的？有。第一，情人；第二，瘋人；第三，詩人。情人眼裏的世界是溫馨而美麗的；瘋人眼裏的世界，却極悲慘。前者可以彼德奧圖主演的「夢幻騎士」，後者可以周樹人的小說「狂人日記」爲證。至於詩人，詩人又如何呢？

有人說：詩人都帶幾分預言家的氣質；又有人說：高僧修道不成，來世投胎，就成了詩人。但是，也有人說：詩人，這不祥的動物！假如不是烏鴉，也準是蟋蟀或蚯蚓，夜鶯或貓頭鷹變的……。

這三種人的感受能力都特別敏銳，因之，他們的

想像能力也特別發達。同樣寫「夜空」，像管管：『美麗的夜，有很多的眼睛。』像痲弦：『月亮是一個大西瓜，每一顆星都是一顆糖呵！』不消說得，這樣的詩句，任誰讀了都會歡喜的。但是，像西班牙某小說家兼詩人（忘其名）寫的什麼：『天空是一張青石板砌成的巨床；那星星，那亂眨眼的星星，是一隻隻自床縫裏爬出來，爬進去又爬出來，怎麼也睡不着的臭蟲。』這就未免太過於荒誕，刁鑽，而匪夷所思了。我們把這一類的詩作歸入「非量境界」。

一首詩不能沒有警句。警句有兩種：一種是想法特別，一種是說法特別。詩中若無警句，就不成其爲詩，是散文。警句十之八九，都是非量境界。非量境界是想像的飛躍，但絕非漫無約制；這分寸很不容易掌握。

現量境界是根本。若能證入或悟入此種境界，則中外古今大智慧家的言語都是我的「注腳」。『丈夫自有冲天志，不向如來行處行。』這種幾乎高不可攀的境界，我們眼下縱然沒有這能力，但不可沒有這抱負。

下面擬就周先生已出版的兩本詩集：「孤獨國」

與「還魂草」，作一粗略的介紹。

甲、孤獨國

「孤獨國」創作於民國四十二到四十八年間，是夢蝶早期的作品。因作者當時與外界接觸少，自己一個人塗塗抹抹，詩理論方面的書讀得尤其少，又不懂外文，當然更說不上受什麼現代文藝思潮的影響了。

這期間的作品，技巧皆甚平直；因乏實際的生活體驗，內容多訴之於「概念」和「想像」。諸如表現泛神思想的「消息」，汎愛觀念的「向日葵之醒」，以及慨嘆人間世，物無全美，有得必有失的「乘除」等等，皆屬之。而在「無題之一」中，作者想像自己是個曾在情場上播下孽種的人——『二十年前我親手射出去的一枝孽箭，二十年後又冷颼颼的射回來了。』他無言的承受他應得的懲罰。這種對「罪」或「孽」的感受，實際上是作者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小歉疚的擴張，它的涵義是極其廣泛的。

夢蝶歡喜用典，尤其歡喜用宗教方面的典。回教

的、基督教的、佛教的，只要是能替他說話的，他都細大不捐，一體搬運到詩中來。至於它們誰是真理？誰是生命誰是路？那是屬於另一個層次。他從不作任何指陳、抑揚與褒貶。

不管作者怎樣善於用「慧觀」來自我安慰，但在內心深處，依舊不能自己的充滿對生命之無常的悲歎。本集這一類的例子不多，最顯著的是「川端橋夜坐」。其次，如「索」、如「讓」、如「徘徊」、「在路上」諸首，想法都有些接近，雖然說法顯得溫和多了。「第一班車」是這一階段詩作中較「擺架子」的一首。當時夢蝶對現代詩所知尚淺，有次他向余光中請益，他問：『一首好的現代詩應該具備那些特色？』余答：『美，加上力。』當天晚上回去，就寫了這篇東西。那時，他在師範大學對面，跟另外兩位退役軍人（也是擺書攤的）合租了一間房子。像康德一般準時，他每天早上六點鐘，搭乘第一班③或⑤路公共汽車，從和平東路出發，到市中心來擺攤子。這詩，在造句遣辭方面，雖不無堆砌鋪排誇張之嫌，但大體說來，仍不失為一首「力」作，一首「可喜的例外」。半個月後，在公論報刊出時，居然登在第一篇（在

吳望堯與黃用之先）。這對他，簡直是一聲晴天霹靂。而我們這位詩人，尚未習慣燦爛的陽光，一向不敢爲天下先的狷者，竟因此而戰戰兢兢，惶愧不安了好些日子。

夢蝶歡喜用典，已蔚成特色。「還魂草」出版後，因作者佛學鑽研日深，這方面的典故也相對的增加。但這並不等於說，他的人與思想也都跟着靠過去了。正如鄭振鐸在「飛鳥集」譯序中所說：『詩人是人類的兒童』，『瞭解生命，而能說出生命本身的』；與絕大多數狹隘篤定不折不扣的宗教崇信者不同。詩人的宗教，雖亦有其智性，却更富於感性；閃爍而颯忽，有時候，甚至子矛盾，將信將疑。換言之，詩人的思想，是蟬蛻於火燄裏的鳳凰；而不是寒潭中的月影。思想家坐着思想；詩人飛着思想。

乙、「還魂草」

第一輯：山中拾掇

四十八年某月日。在夢蝶書攤旁邊賣刀叉的呂品

先生，忽然跑過來對夢蝶說：六張犁公墓需要人看守，工作很簡單，只要晚上睡覺不開燈就成。『一日三餐我給你送來，每月還有一百五十塊零用錢。』呂先生說：『我覺得你很好靜，又歡喜讀書，真是再適合也沒有了。要不要明天一道去瞄瞄，住一夜試試看？』

第二天下午五點多，帶了水壺麵包，他倆到了山上。山上孤零零的只有一間房子。門前一眼望過去，荒塚纍纍，除了滿天斜陽，滿地衰草，就只有高高低低不計其數的墓碑，在蒼然暮色中兀立，沉默。

夜黑山幽。說靜却不靜。門一關，風聲颼颼，髣髴時會有人推門進來；又有野狼嚎叫，彼落此起；使得「我們的濕人」只好楞着眼睛，一邊默誦心經，一邊嚼味八指頭陀『山鬼解談詩，虛窗生綠影』的句子，直到天明。

不用說，這個任期特短的工作，當然是辭謝了。但是，這一夜無眠，驚心動魄的特別經驗，詩思却像火花一般迸發了出來。第二天中午回到臥龍街，在之後的兩三個星期內，陸陸續續鑄成短詩四首，除「朝陽下」而外，尚有「枕石」（未收）、「守墓者」（

二首錄一。後來又把性質相近的，如：在新店溪坐擺渡船，在松山寺等車時「聞鐘」，在仁愛路口風雨中瞻仰霸王椰子……那幾首「即興小品」，也逗攏來結爲一輯，名曰「山中拾掇」。

此輯各篇，仍以冥想成分居多，意境空靈，節奏輕快，是作者的「白菊花主義」階段。其中唯一寫得很吃力也比較費解的，是「守墓者」這一首。

是第幾次？我又在這兒植立！
在立過不知多少的昨日。

十二月。滿山草色青青。是什麼？
綠了你的，也綠了我的眼睛。

幽禁一次春天，又釋放一次春天
如陰陽扁的開闔，這無名底鐵鎖！

你問我從何處來？太陽已沉西
星子們正向你的髮間汲水。

一莖搖曳能承擔多少憂愁？風露裏
我最豔羨你那身斯巴達的金線。

記否！我也是由同一乳穗恩養大的！

在地下，在我纍纍的斷頸與恥骨間

伴着無眠——伴着我的另一些「我」們

花魂與鳥魂，土撥鼠與蚯蚓們

在一起瞑默。直到我從醒中醒來

我又是一番綠！而你是我的綠底守護……

很明顯的，本詩作者是想借「守墓者」之口，來闡釋莊子「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」的人生觀。一開始，「是第幾次？我又在這兒植立！」此一「植」字特別值得玩索，點明了「者」與「草」之間微密不可分的關係。不是有人說過「人是一株荏弱而有思想的蘆葦」麼？

次段，「十二月」與「滿山草色青青」對舉，顯示出「生滅中，自有不生滅者在」之至理。「是什麼？綠了你的，也綠了我的眼睛。」此一「是什麼」，如雷震獅吼，揭開了宇宙萬物的大根大本，最最古老

而又永遠年輕的，亦即老子所極口稱歎：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」的那個東西——「道」。

第三段稍弱。正寫「生滅法」。然亦為「承上起下」不可少的「小過場」。

再度強調第二段的「主題」。第四段以「太陽已沈西；星子們正向你的髮間汲水。」作為「你問我從何處來」的答話。此乃禪家旁敲側擊，無說而說的說法。老子謂「有無相生」，是以「無」為「有」之前的代詞；曹洞宗則以「黑」象徵之。說句殺風景而不怕挨打的話，這就等於說：我是從無、從黑中來。但此無此黑，不是與有相對，與白相對之無之黑；而是絕對的，含攝此有與無之無，超越此白與黑之黑也。舊約創世紀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說：『太初之時，淵面渾沌黑暗；神之靈，運行於其上。』這樣石破天驚的大啓示，直與佛老一個鼻孔出氣。噫，斯已奇矣！

前四段表「智」；第五六段表「信」與「悲」。

正如這滿山『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』的墓草一樣，人雖生而與種種憂患以俱來；在不可見的生命底層，却激射着永不屈服的生之意志——此一主題之發揮，在作者其他的篇章，如「七百之二」，如「九行

」，如「樹」，如「十三月」、「逍遙遊」等，真是俯拾即是。有人說：「夢蝶是一個略帶悲劇意味的快樂人。」看來頗有道理的。

「最後一段」總論：不但「守墓者」的「人」，與青青的墓草「息息相關」，身異性同；乃至與地下累累的枯骨（更無論蚯蚓與土撥鼠），也都是彼此彼此，不可須臾離的。

結句：「直到我從醒中醒來」，前一個「醒」字，是「能」底「醒」；所謂「一靈不昧」。次一個「醒」，則兼含「能」與「質」（精神與肉體）。到那個時候，曾為「守墓者」的「地下」的我，可能轉化為一莖墓草——「我又是一番綠」；而青青的「現在」的你，說得定，變成了守墓者——「你又是我的綠底守護。」……

第二輯：紅與黑

據作者自己說：這一組詩的誕生，是相當「偶然」的。四十八年三月，他偶而從兩本雜誌上讀到兩首極幽豔，以「三月」為題的小詩，一時心頭癢癢，就

仿製了一首。之後，又寫了「四月」、「五月」、「七月」、「九月」。他的朋友C問他：是不是要把十二個月份都一網打盡？他笑答：『但願如此』。果然，願力不可思議！在之後的一二年內，不但把十二個月份都一網打盡，有些月份還鬧雙胞，如「五月」、「八月」、「十月」。而「六月」，居然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六，再加上那篇「六月之外」，凡七首。還不說那兩條漏網的——「十三月」和「閏月」。

至於內容：則錯雜紛紜，有形而上的「智」，形而中的「情」，也有形而下的「慾」。我想：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要標名為「紅與黑」的理由吧！

「紅與黑」的筆觸所及，除了「一月」：描摹『渾沌初開，乾坤始奠』的情狀；「二月」：寫「情」；「五月」：統敘時代諸苦悶；「七月」：寫隱者之清趣；「十月」：悼亡；「十二月」：寂寞；「十三月」：死魂靈的獨白；「閏月」：假雙頭蛇之口，以發抒其對「自由獨立」與「智慧解脫」之嚮往。……之外，以攝影或繪畫為喻：夢蝶似頗善於調配顏料，選擇角度，掌握重點，製造氣氛；且能言人所不便言、不敢言與不忍言。茲試以描寫「強暴」的「四月」

，和描寫「破戒」的「六月之一」（又題：雙燈）為例，略作按語，以便利那些欲入而不得其門，或知其美而不知其所以為美的少數讀者朋友們。

四月

沒有比脫軌的美麗更嚇人的了！

說命運是色盲，辨不清方向的紅綠；
誰是智者，能以袈裟封火山的岩漿？

總有一些視映的音符羣給蹂躪
——總有一些怪劇發生；在這兒
在露珠們咄咄的眼裏。

而這兒的榆樹也真够多
還有，樹底下狼藉的隔夜底果皮
多少盟誓給盟誓蝕光了
四月說：他從不收聽臍帶們的嘶喊……

「四月」爲農曆春夏之交，是令人氣血浮動，最易於犯罪的季節，尤其在亞熱帶的臺灣。

第一段只一行。以「反語」凸現「主題」。

第二段：男女之事，如磁引鐵，誰使爲之？孰令致之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此之謂「命運」。愆情一發，『如四十里之瀑布』，其勢洶湧，可爲則爲之，不可爲而亦爲之。當斯時也，雖有鼎鑊在前，斧鉞加頸，亦不顧也。此之謂「色盲」。

第三段正寫強暴。第一句泛指柔善羞怯的「受害人」。以下「怪劇」一辭，坐實妖精打架。「咄咄」語出晉書殷浩傳；在這兒，我們可以聯想到電影「處女之泉」中，某個驚心慌目的特寫鏡頭：當女主角凱琳的異母姐姐看到凱薩琳要被強暴時，她手中原握著一塊石頭，本來可以救凱薩琳的，但因為嫉妬，決定隔岸觀火——『她帶着狂野的愉悅，陶醉在激烈的暴動裏。』⊙這一切，都從她那雙「咄咄」的眼珠裏反射出來。

第四段首句，竊自美國劇作家歐尼爾「榆樹下之情慾」，意謂此事此時此地，在所多有。第二句，泛指「始亂終棄」；第三句謂「寒盟背誓」。結語最沈

痛，透露了作者悲憫而無奈的感歎。乃至令人悻悻然，想起老子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」的怨詞來。

娼妓制度，中外古今，由來久矣。獨身男子，偶而涉足花叢，似乎並不足以構成人格上太大的傷害；但對「服役於痛苦與美」的藝術家，情況就複雜多了！如痙弦的「苦苓林的一夜」之首二段，便『儼然有釋迦基督爲人類擔荷罪惡之意』⊙。夢蝶一向自律甚嚴。皈依三寶前，雖一度晚雲孤岫，有小德之出入，但細玩此輯「六月」諸作，很顯然的，可以感知作者那份兒臨深履薄，愧影愧衾的心情。這在性開放觀念日益普遍的現代人的心目中，很可能被指爲「落伍」或「迂腐」；但，人之所以爲人，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者，不也就決定於這一點『可乎可，不可乎不可』的「靈智」之有無麼？

說起靈智，我立刻想起那天在「金太陽」，夢蝶爲我講的那一則故事——一來爲點明「六月之一」何以「又題：雙燈」；更緊要的是宣告：人一旦喪其所守（不管是有意或無心），在尚未「知過」「改過」之前，『那雙燈，垂照在你肩上左右的那雙燈』，人

與諸聖共有的那一點靈明，就隱沒不見了。華嚴經說：人一落娘胎，就有兩尊神，影子似的，也伴隨着來到了世間，一個名字叫「同名」，另一個叫「同生」。

夢蝶「不敬」的以爲：這兩尊神可能是連體的，其實只叫一個名字「良知」也够了。那故事是這樣的：

「塾生某，韶秀穎悟。每昏夜散學歸，師於高處輒見其頭頂有光如雙燈，隨與俱行。心竊喜慰，意生必積善而有夙根者。自是，厚卹其家，而於課業，則督責箴砭甚嚴。忽一日，燈乃不復見。亟喚生至無人處，詢以近所作爲，得無有不可告人者否？生低首無語，久之，曰：惟曾爲某甲作休書云云。師聞而色變，立命索回，嚼而吞之。明日，雙燈在肩，又燦亮如故矣。」

這是作者的母親講給作者一個人聽的。那時夢蝶纔不過十一二歲而已。

第三輯：七指

此輯乃藉人之五指、駢指及不可見的「神識」這七個據點，對人性，此一無限的鑛場作多方面可能的

探測與掘發，並進而抽繹出幾項「必然」、「或然」和「超然」的綱目來。大別之，爲六實一虛——第六指（駢指）在實虛之間。

「菩提樹下」照應「大指」。大指又稱「巨擘」。與釋迦降世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作獅子吼：『上天下地，唯我獨尊』之義暗合。佛爲人天眼目，衆生依之而得解脫。作者生當無佛之世，故對往聖先哲，深致其惆悵與崇慕，哀切與婉恨之情而已！

「食指」泛指「貪慾」；專指 sex。但丁以「狼」爲貪慾之象徵；此處則取「豹」。以其形色華美，頗富於『令人目盲』之眩惑性故也。

中指又名「將指」。巍巍孤聳，如羣山之主峯，極易喚起吾人「尊勝心」與「超越感」，以及「天地悠悠」、「身世茫茫」等多種意向之自覺。細玩本詩各節自知。

「無名」與「逍遙」之關聯，顯而易識。然「名」有多種：聲名，名也；此身此心此理此世與界等等亦名也。無不與「逍遙」有礙。以有限有制，有對有繫故。圓覺經言：『菩薩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。心如幻者，亦復遠離。遠離爲患，亦復遠離。離遠離

幻，亦復遠離。得無所離，即除諸幻。』果爾，則智禪師所稱歎：『四面都無向背處，從空突出與人看』；以及北宋詞人朱敦儒所嚮往的『一切都打碎，放出大圓光』——這種「絕對逍遙」的境界，就不難實現了。

「小指」位於五指之「窮」。窮者，終也。終於此者始於彼，如環無端，頭頭是道。按：此與下聯「坐看雲起時」，乃摩詰一生最得力，最受用處。不可不察。

前五所舉，皆屬人性之必然；此第六「駢指」，則出於「或然」。「或然」是很可怕的！「或然」常常是一切悲劇之導火線；所謂「半路裏殺出一匹黑馬」……要不，為什麼曾經有人一遇到「歧路」，就「痛哭而返」呢？

第七指。什麼是第七指？又，「托鉢者」與第七指有啥關繫？我們不都說「出家人」（托鉢者）為「方外人」麼？若駢指可稱之「意外」，第七指亦可稱為「意外之意外」。五指人人皆有，而駢指不常有；至於第七指，雖人人皆有而眇不可見。然此不可見者，遠超勝於彼可見者萬萬。蓋吾人挑擔扶搔雖以指，

而所以挑之撥之扶之搔之者非指。此非指之指，無以名之，強名曰「第七指」耳。莊子天下篇述惠子之言曰：「雞三足」。義同此。

第四輯：焚麝十九首

這十九篇東西，創作於四十九到五十四年左右。這時夢蝶詩作已受各方矚目，他原本封閉的生活也起了變化：詩創作方面，因有諸多詩友切磋砥礪，日見精純。生活方面，也由於領得營業執照，固定在武昌街一段五號的走廊下，不再四處流浪而略穩定——每日清晨從三重出發；八點以前，把六箱子書自東亞鐵櫃行搬出來，下午五點五十分再搬進去。此外，就全部是他的時間了。聽經，看電影，與友人明星小坐，或圓環小飲……悉聽尊便。要說逍遙，那陣子確乎差不多可以說是的。但是，奴難來了。一向極少接觸女性的他，此時，却被兩陣不知從那裏吹來的風，吹得天旋地轉，幾乎一仆而不能復起。

這兩種不同氣候的風，兩種不同典型的女性是誰呢？

夢蝶笑謂這兩次柏拉圖式的事件，一出於幻覺，一出於錯覺。幻覺者，是把紅樓夢女主角林黛玉的影子，投射在一位只有十七歲，北一女畢業，多愁善感，楚楚可憐的女孩身上。爲她而寫的詩有「尋」、「還魂草」、「失題」、「關着的夜」以及分手後不期而遇的「一瞥」等。

「錯覺」在這裏，有兩層意思：其一，如王熙鳳所謂：「人家給我一根針，我就拿它當棒槌」；其二，如拉馬爾丁的詩：「伊是那火；我是撩亂在鏡子裏的火光。那是我的錯：我不該把鏡裏的光，當成火！」

構成「錯覺」的女主角，身世淒涼，秉性剛烈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傳統婚姻制度壓力下的犧牲者。她的唯情作風——由純情而癡情而激情而縱情——亦釀成一股魅力；使得原本置身事外，作壁上觀的夢蝶，不自覺的也捲入她的暴風半徑之中。雖然他們的交往僅限於見見面，吃吃飯，散散步，偶爾也通通信，或在植物園冰果店，談一些誰都可以談誰都可以不談的談話；但作者的內心，却不時七上八下，乍暖還寒，有時忽忽若有所失，有時又忽忽若有所得。在這種

外弛內張的沖擊下產生的作品有「一瞥」（文星版第九十三，新版第八十六頁）、「晚安！小瑪麗」、「虛空的擁抱」、「空白」、「車中馳思」、「你是一面鏡子」、「絕響」、「囚」、「落櫻後，遊陽明山」等，凡九首。如果說，「女人最大的驕傲，在能刺激文人藝術家的靈感。」她，我們的這位女主角，可謂「成績斐然」。

作爲全書的壓卷，這十九篇東西，確曾花了作者不少的心血。但，何以要冠以「焚磨」的總名？紅樓夢第二十一回，寶玉和襲人嘔了氣，就模仿莊子胠篋篇的筆調寫道：「焚花散麝，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；戕寶釵之仙姿，灰黛玉之靈竅，喪滅情意，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。……彼釵玉花麝者，皆張其羅而逐其穴，所以迷惑纏陷天下者也。」

多激切而不忍聞的聲音！多瀟灑又蒼涼的手勢！「我沒有拄杖子，便拋却拄杖子！」我們的作者此時此際的心，差不多可以說是相當清醒，相當堅定相當莊嚴的了。

此輯各篇，與「命題習作」、「因文生情」之「紅與黑」、「七指」兩輯，截然不同：作者先有生活

經驗——由水深火熱酸甜苦辣的真切感受出發，一再沖激而成爲不可抗拒的壓力，纔迸發爲詩。故此十九首，句句皆有來龍去脈，字字皆從肺腑流出。而「關着的夜」、「燃燈人」、「囚」、「天問」諸作，尤爲真摯濃烈，往復吟誦，直欲淒肺肝而裂金石。王靜安說：『天以百凶成就一詩人。』尼采亦謂：『余於文學，獨愛以血書者！』匈牙利詩人兼小說家尤利巴基（Julio Baghy）說得尤其痛切：『他有一顆敏感的心。一顆富於憐憫，編織夢幻的心；充滿熱情，富於理想的心。……這種人一生都會遭遇着不幸。他的心永遠在流血：有時爲自己，有時爲他人。』……然則，如果有誰，很不幸的，染上了這種『必嘔盡心血乃已』的癖好，他便注定永遠與快樂無緣了。奇就奇在：從古到今，雖然聰明人越來越多，知其不可爲而爲的大傻子與小傻子，却並不因此而相對的減少。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。」看來，只要世界一天有人類，人類一天有感情有思想，詩這種「廢物」，就不會報廢；而詩人這「絕物」，爲「理想國」所不

容的：怕也難於趕盡殺絕。這，也許就是世界之所以爲世界了。

而既被目爲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的！①

而且我堅信：不管它流得怎樣急怎樣遠，終有一天還要流回來的。那時，也許真的會有人『騎驢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』②了。

註①：見正文出版社陳蒼多譯烏拉伊薩克著「處女泉」

第八十二頁。

②：王國維「人間詞話」上卷。

③：癡弦句。

④：善慧大士偈。

附白：「白菊花主義」一辭，乃作者杜撰。以喻詩格之

省淨馨逸，神似或貌似於陶令當年者。

又：「鳥到青天倦亦飛」，張目寒句。